

譬如藥王，般若波羅蜜相應發心亦如是，惑、智二病此能破故。

其次，第十個譬喻，就是如同藥王——「**譬如藥王**」。

現在，與般若波羅蜜相應的發心，如同良藥一樣——「**般若波羅蜜相應發心亦如是**」。這表示菩薩的發心當中，具足般若波羅蜜；同樣地，在修學般若波羅蜜的過程當中，也始終不離菩提心。

並且，透過般若波羅蜜，使令惑、智兩種病能夠破除——「**惑、智二病此能破故**」。所謂「**惑**」，就是煩惱障；「**智**」，就是所知障；一般也稱為惑障、智障。

現在，這兩種障礙就好像疾病一般，而般若波羅蜜則好像良藥，能夠對治、破除這兩種病，因此便以世間的藥王來譬喻。就如同世間的藥王，只要服用之後，身上的種種疾病都能夠得到治癒、消除。

譬如善友，無量相應發心亦如是，一切時中不捨眾生故。

其次，第十一個譬喻，就是如同善友、善知識——「**譬如善友**」。

現在，與四無量心相應的發心，如同善友一般——「**無量相應發心亦如是**」。這表示在菩提心當中有無量心；同樣地，在修學四無量心的過程當中，也始終不離菩提心。

因為菩薩修四無量，所以能夠於一切時中都不捨棄眾生——「**一切時中不捨眾生故**」。

不止菩薩修習四無量心，凡夫也能夠修習四無量心。修習四無量心，能夠感得廣大的福報，例如梵天的福報。聲聞、獨覺同樣也修四無量心，不過，他們修四無量心的目的，是為了對治自己的煩惱。菩薩在修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時，都是以眾生為所緣境。觀眾生沒有樂，我要給予快樂，這就叫作慈無量心。觀眾生有苦，要拔眾生的苦，就修悲無量心。若見眾生有樂無苦，我們就隨喜他這種有樂無苦的狀態，這就是喜無量心。至於捨無量心，就是要斷眾生的一切煩惱；因為眾生在樂當中有貪，在苦當中有瞋恚，在不苦不樂當中就有愚痴，所以我們要斷眾生的這些煩惱。

聲聞、獨覺修四無量，並不是真的想要去利益眾生，而是因為要透過此來對治自己的瞋恚等煩惱。然而，菩薩修四無量心，不只是具有這樣的心念，更會真實付諸行動。因此，菩薩修四無量心時，於一切時中都不捨棄眾生，真正以利益眾生為本懷。聲聞、獨覺雖然也修四無量心，卻不以利益眾生為目的；因此，相對而言，就等於捨離了眾生。

菩薩永不捨棄眾生，就如同一位善友、善知識一樣。既然是善友、善知識，自然就會時時提攜、護念我們。當我們遭遇痛苦時，他會哀憫我們的苦；當我們獲得安樂時，他也會隨喜我

們的樂。他總是盡可能都要饒益我們，乃至要幫助我們煩惱斷。因此，善知識是始終不會輕易捨棄我們的。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，善知識就如同父母一般，父母會捨棄自己的子女嗎？不會。善友、善知識對我們的提攜，也是如此。

因此，這裡便以善友、善知識來比喻，比喻菩薩發菩提心當中，具足四無量心的功德。

甲十二、如如意寶珠

譬如如意珠，神通相應發心亦如是，隨所欲現能成就故。

其次，第十二個譬喻，就是如同如意珠——「**譬如如意珠**」。

現在，與神通威力相應的發心，如同如意珠一般——「**神通相應發心亦如是**」。這表示菩薩發起菩提心之後，為了利益眾生，便要修學廣大不可思議的神通威力。

現在，當菩薩成就神通威力之後，便能隨其心念所欲而示現，一切利益眾生的事業皆能成辦——「**隨所欲現能成就故**」。

然而，我們要明白，菩薩示現神通，都是以利益眾生為目的，因此便譬喻為如意珠。所謂的「如意珠」，就是你心中想要什麼樣的物品，它都能夠隨其所願而變現出來。如意珠本身並沒有分別心，卻能自然感應眾生的心念。凡是得到如意珠的人，隨其心中所想，如意珠便能隨其所願，變現種種財寶、資具供其受用。

同樣地，菩薩的神通也是如此。菩薩僅憑藉一個意念，就能夠隨心所欲，示現種種的事相，來成辦利益眾生的一切事業。

甲十三、如盛日

譬如盛日，攝相應發心亦如是，如日熟穀，成熟眾生故。

其次，第十三個譬喻，就是如同盛日——「**譬如盛日**」。所謂的「盛日」，是指陽光最為熾盛的烈日，也可以說是盛夏時節的太陽。

現在，與四攝法相應的發心，如同盛日一般——「**攝相應發心亦如是**」。這表示菩薩發起菩提心之後，就要修四攝法；而且在修四攝法的過程當中，也都是恆常保有菩提心。

菩薩修四攝法的目的，就是為了攝受眾生、饒益眾生，就好像太陽能夠成熟五穀百果一樣。我們在土地上播種五穀作物，經過長時間的日光照耀，便能逐漸成熟這些五穀；同樣的，菩薩憑藉四攝法來攝受眾生，成熟眾生的善根——「**如日熟穀，成熟眾生故**」。

首先，菩薩以「布施」攝受眾生，使眾生願意親近自己，如同親眷一般。眾生接受布施之後，自然會對菩薩生起一種親善的心，也就願意來親近菩薩。接著，以「愛語」攝——「愛語」就是為眾生宣說佛法。接著，再以「利行」攝；所謂的「利行」，就是為眾生建立修道的方便，引導他們依教修行。最後，以「同事」攝，亦即是作為眾生的典範。譬如，「我教導你這樣修

學，而我自己也是如此修學」；換句話說，菩薩親自修行正道，以自己的實際行持作為榜樣，示現給眾生看，當眾生看見菩薩確實修這樣的善法，便會明白這些善法一定是有利益的也一定是有作用的，所以菩薩自己也在修這些善法；眾生也因此就更加願意修這些善法。

所以，菩薩透過四攝法來攝受眾生，成熟眾生的善根，就好像日熟穀這樣的情況。

甲十四、如美樂

譬如美樂，辯相應發心亦如是，說法教化攝眾生故。

其次，第十四個譬喻，就是如同美妙的音樂——「**譬如美樂**」。

現在，與辯才無礙相應的發心，如同美妙的音樂一般——「**辯相應發心亦如是**」。所謂的「辯」，就是指辯才的意思。我們要了解，佛法中所說的辯才，主要是指四無礙辯，也稱作四無礙解或四無礙智——法無礙、義無礙、詞無礙、辯才無礙。

現在菩薩證得四無礙智的時候，就能夠通達一切諸佛文字的教法，也能夠通達這些教法當中所說的道理。因此，就有所謂法無礙智與義無礙智。法，是指佛陀所宣說的教法；義，是指教法所詮顯的義理。至於詞無礙智，則是指能夠通達十方一切眾生種種不同的語言。接著，就用辯才無礙智來為眾生說法，宣揚這個義。因此，四無礙智便成就了菩薩自在無礙的辯才。

當菩薩修四無礙時，這當中始終保持著菩提心，並依此來說法教化眾生、攝受眾生——「**說法教化攝眾生故**」。我們要明白，所謂攝受眾生，不只是以財物的布施來攝受而已。更重要的是，以法來攝受眾生；因為法的攝受，才是究竟的利益，也是根本。假設只有財物的布施，而不能進一步說法教化、攝受眾生，那麼事情也只能算是做一半而已。

甲十五、如國王

譬如國王，量相應發心亦如是，能為正道不壞因故。

其次，第十五個比喻，就是如同國王——「**譬如國王**」。

現在，與這個「量」相應的發心，如同國王一般——「**量相應發心亦如是**」。這個「量」，可以理解為佛法因明當中所說的現量、比量和聖教量；或者說，也可以理解為了知、認識事理的真實與虛偽的標準。我們要去知、認識一件事情究竟是真還是假、是對還是錯，是要有一個標準的。佛法說，這個標準就稱為「量」，也就是三量。

菩薩發心之後，就要學習五明，學習一切正法，也要具足世間、出世間的種種知識；而且，對於是非、功過、善惡，也都要能夠通達無礙，能正確加以判斷。若能具足這樣的智慧，就能夠作為正道不壞的因——「**能為正道不壞因故**」。

什麼是正道？什麼是邪道？它是要有一個標準的，合乎於這個標準就是正道；不符合這個標準的，就是邪道。所以，「量」就如同一把標準的尺。你用這個尺去測量、去衡量一切事

理的真實與虛偽，從中便能建立正確的判斷準則。因此，菩薩不但要修學三量的智慧，也要在心中建立這樣的正確標準。如此一來，不僅自己能夠安住於正道，也能夠引導眾生趣入正道。否則，如果對於一切事理究竟是真實還是虛妄、是正確還是錯誤，自己都無法辨別，又如何能夠教導眾生明辨是非、功過與善惡呢？所以，有這種能夠認識事理真偽的智慧，就能夠成為使令正道不失壞的因。

那麼，這與國王的譬喻又有什麼相似之處呢？當然，這裡所說的國王，是指如同轉輪聖王，或如《薩遮尼乾子經》當中所說的行正法的王。這樣的國王，能夠依據正法來治理國家、教化百姓。對於什麼是是、什麼是非，什麼是功、什麼是過，他的心中都有一把尺，都有一個明確的標準。因此，他就用這個正法、這個標準來制定國家的律法，作為治理人民的依據。然後，當百姓有所違犯時，例如有人犯了罪，來到國王面前，國王便會加以審問：「你造作這項罪業時，是以什麼樣的心而犯此法？是故意而為？還是受到逼迫？或者只是過失所致？」當然，不同的心所犯的法，就有不同的懲罰方式。反過來說，若有人建立功勞，國王也會清楚判斷這個功要給予什麼獎賞？對於這一切，國王的心中都十分清楚明白。因此，一位以正法治世的國王，對於一切是非、功過，都能夠明辨無誤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才能夠引導全國百姓捨離惡行，行於正道之中；使令一切百姓都能奉公守法，不造諸惡，修行十善。因此，這樣的國王便能開創太平盛世，使百姓都安居樂業。

同樣地，菩薩的發心，理當包括修學這種辨別是非、明達正邪的智慧，使令正道久住而不失壞。

甲十六、如倉庫

譬如倉庫，聚相應發心亦如是，福、智法財之所聚故。

其次，第十六個譬喻，就是如同倉庫——「**譬如倉庫**」。

現在，與「聚」相應的發心，如同倉庫一般——「**聚相應發心亦如是**」。什麼叫做「聚」呢？就是將同一種類的事物集中、歸納在一起，這就稱為「聚」。

菩薩所修集的善法功德雖然無量無邊，但總括而言，不外乎可以分為福德與智慧兩大類，因此稱為福聚、智聚。所以，菩薩在發起菩提心之後，就要不斷地修集福德與智慧資糧，使這兩種資糧不斷累積，日益增長、廣大。因此，福德與智慧，就是菩薩最重要的法財功德——「**福、智法財之所聚故**」。

菩薩的發心，就好像一座倉庫。我們世間的倉庫，是用來儲藏種種物資，例如糧食、財物等。同樣地，菩薩的發心，也如同一座廣大的倉庫。這座倉庫裡面裝的是什麼呢？裝的不是世間的財物，而是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。世間家庭的倉庫，可能就存放米、麵、柴、油等各種生

活所需的物資。那菩薩這座倉庫所儲藏的，則是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。因此，便以倉庫來譬喻菩薩的發心。

甲十七、如王路

譬如王路，覺分相應發心亦如是，大聖先行，餘隨行故。

其次，第十七個譬喻，就是如同王路——「**譬如王路**」。偈頌中說的是「**道**」，而世親菩薩在此則解釋為「**王路**」，也就是國王所行走的道路。

現在，與「覺分」相應的發心，如同王路一般——「**覺分相應發心亦如是**」。這個「覺分」，就是指菩提分，一般也稱為「道品」。

菩提分，若就三乘共通而言，共有三十七種，因此稱為三十七道品。我們要明白，這個覺分它有廣義及狹義之分。最狹義而言，是指七覺支；其次，是指三十七道品，也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；若作最廣義的理解，凡是菩薩一切趣向無上菩提的修行方便，都可以稱為覺分。也就是說，若就菩薩而言，一切能夠成就無上菩提的善法功德，都屬於菩提分。因此，菩薩在發起菩提心之後，就要廣修一切的善法功德。當然，這裡所說的「覺分」，若以狹義的理解，那麼就專指七覺分，也就是一般所說的七覺支。如此一來，就可以縮小範圍，將這段話解釋為與七覺支相應的發心。

這個「覺分」的意思解了，接著，就可以來看世親菩薩的解釋：「**大聖先行，餘隨行故。**」

比喻講的是「王路」，即是指國王所行走的道路。那這條道就是國王在走的，平常沒有人會走，也不會任意讓他人通行。然而，當國王出行時，難道就國王一個人孤零零地走這條道嗎？當然不是。國王行走之時，身邊一定有侍衛護從，也有許多隨行的人員。我們讀經時，常常可以看到描寫國王出巡的情景。國王出行時，身旁有侍衛護衛，也有王后、王子，以及宮女、侍從等隨行左右。因此，往往是一行人浩浩蕩蕩，跟隨在國王身後前行。國王必定走在最前面，其餘的人眾則隨後而行，依止國王所行的道路前進。

那麼，這裡所說與覺分相應的發心，是什麼意思呢？如果以七覺分來講，七覺分有一個核心，就是智慧。因為這個「覺」就代表覺悟，那麼誰是覺悟的主體呢？就是智慧。我們知道，在七覺分當中有一個擇法覺分，而擇法覺分就相當是無漏智慧。無漏智慧走在最前面，其餘的覺分則如同智慧的助伴，以及與智慧相應的種種功德。簡單來說就是，智慧走在前面，其餘的善法功德如同輔助般隨行於後。因為一切修行，都是由智慧所引導，所以若從七覺分來說，其義便是如此。

那麼，若再進一步，把這個覺分廣義地理解為一切善法功德，也同樣如此。一切菩薩所修，無不是以智慧為前導，以智慧為先行。由智慧來引導一切的功德行，就好像大聖王行於

前，而其餘的隨從、眷屬隨行於後。或者，也可以將這裡所說的大聖，理解為清淨無漏的智慧。由這樣清淨無漏的智慧走在前面，引導其餘一切功德善法。

同樣的道理，菩提心也是如此。我們的菩提心，就如同國王所行走的道路。我們要明白，這個菩提心其實也離不開智慧，沒有智慧，又怎麼能夠發起菩提心呢？正因為有智慧，才能夠發起菩提心；而在發菩提心之中，又始終具足智慧；由這個智慧再引導一切的善法，行走於無上道這條王路。

所以，這裡才說，無上道本身就是王路；而菩提心能夠引導我們趣向無上道，因此菩提心也可以譬喻為王路。

甲十八、如車乘

譬如車乘，止觀相應發心亦如是，二輪具足，安樂去故。

其次，第十八個譬喻，就是如同車乘——「**譬如車乘**」。

現在，與止觀相應的發心，如同車乘一般——「**止觀相應發心亦如是**」。

因為二輪具足，所以車乘才能夠平穩地行駛於道路之上，乘車的人也才能夠安樂地到達自己所要前往的地方——「**二輪具足，安樂去故**」。

「**止觀**」，就是修止與修觀，也就是修定與修慧。發菩提心之後，就要修止觀、修定慧。佛法中常以車子的兩個輪子來譬喻止觀。現在的車輛雖然有四個輪子，但古代的車乘只有兩個輪子。假設只有一個輪，它能夠行走嗎？它能夠跑得動嗎？當然不能。一定要兩個輪都具足，才能夠讓這個車輛隨意地前往任何地方。因此，佛法中也說，只有一個輪，只有止或只有觀，就無法遠行至任何地方。

此外，《華嚴經》中還以飛鳥作為譬喻。就如同鳥若只有一隻翅膀，便無法飛到空中；必須要有兩個翅膀，才能自在飛行。

因此，經中便以鳥的雙翼和車的兩輪作為譬喻，說明止觀都必須具足，才能夠趣向無上菩提。所以，菩提心就如同一輛車乘；而由菩提心所引發的止觀修習，則如同車乘的兩個輪子。如果車乘沒有兩個輪，就不能夠安樂而行，要兩輪具足才可以趣向究竟的無上菩提。

甲十九、如涌泉

譬如涌泉，總持相應發心亦如是，聞者雖多，法無盡故。

其次，第十九個譬喻，就是如同湧泉——「**譬如涌泉**」。所謂「**湧泉**」，就是有一個泉源，然後從中源源不絕地湧出很多的水。

現在，與總持相應的發心，如同湧泉一般——「**總持相應發心亦如是**」。

為什麼與總持相應的發心如同湧泉呢？因為雖然聽聞了很多的佛法，然而佛法卻是無有

窮盡的——「聞者雖多，法無盡故」。

這裡所說的「總持」，就是陀羅尼。當菩薩證得總持之後，便能總持一切法。因此，在佛法當中講到這個總持時，好比說「法陀羅尼」就能夠總持諸佛所宣說的一切法；「義陀羅尼」，則能總持一切法義與道理。所以，當我們在聽法的時候，若能成就陀羅尼，便能於當下把這個佛所宣說的一切法都總持在心，而不忘失。

我們要了解，我們雖然聽聞很多的法，可是法畢竟是無量無邊、無窮無盡的；既然法無盡，那麼是否能夠聽得完？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，就好像宇宙當中這些星辰，你一個一個去計算，計算得完嗎？計算不完的。同樣地，法是無量無邊、無窮無盡的，那麼今天聽聞這個法門，明天再聽聞另一個法門，如此一法一法地不斷聽聞，是否會有全部聽完的一天呢？答案是沒有的，永遠沒有。同樣的道理，你今天跟佛菩薩學習這個法門，明天跟佛菩薩再學習另一個法門，究竟要到什麼時候，才能夠學完一切佛法呢？答案是永遠也學不完。既然如此，又如何能夠成佛呢？成佛必須通達一切法，可是法是無窮盡的、學不完，那怎麼能成佛呢？正因為如此，才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功德，稱為陀羅尼總持。

當你能夠成就這個總持的時候，法雖然無盡，可是我們能夠在聽聞一個法當中，就總持一切法。簡單來說就是，這個總持其實是無量無邊的。我們閱讀大乘經時，經中便說彌勒菩薩證得百萬億總持陀羅尼門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們要發菩提心，發菩提心之後將來才能夠修陀羅尼、證得陀羅尼；換句話說，菩薩的陀羅尼總持當中，也還是始終保有這個菩提心。

接著，再回到湧泉的譬喻。所謂湧泉，是什麼意思呢？既然稱為湧泉，就表示泉水源源不絕，永遠不會斷，不會說有一天這個水就沒了。假設這個水流出不久便乾涸了，又怎麼能稱為湧泉呢？正因為泉水能夠不斷地從地裡面冒出來，所以才稱為湧泉。同樣地，修學大乘道的菩薩，若能成就陀羅尼，不論佛法如何廣大無盡，都能夠總持無失，通達無礙。因此，便以源源不絕的湧泉，譬喻菩薩證得總持陀羅尼之後，就有對於無量法門皆能自在攝持、通達無礙的功德。

甲二十、如喜聲

譬如喜聲，法印相應發心亦如是，求解脫者所樂聞故。

其次，第二十個譬喻，就是如同喜聲，也就是令人歡喜的聲音——「譬如喜聲」。這個聲音境界，能夠使人聽聞之後心生歡喜；又或者如同喜訊、好消息一般，例如有人將一個好消息告訴我們，我們聽聞之後，自然心生歡喜；又或者是與自己切身相關的喜訊、好消息，聽聞之後，同樣令人歡喜。這都稱為「喜聲」。

現在，與法印相應的發心，如同喜聲一般——「法印相應發心亦如是」。這裡所說的「法

印」，可以指三法印，也可以指四法印。或者就不要講三法印、四法印，若從廣義而言，一切的真理都可以稱為「法印」。因為真理法則，能夠印證、印可世間與出世間一切事理；所以，宇宙間的一切萬事萬物，都永遠不能超出這樣的真理法則。換句話說，真理法則能夠印可一切的事物，使一切事物的道理都依循在這樣的真理法則當中。這就稱為「法印」。

今天，我們既然發起菩提心，就應當明白，修行的根本就在於修學智慧；而修學智慧最終就是要通達真理；而真理，也就叫「法印」。所以，菩提心必然要跟法印——亦即真理——相應。

也正因為如此，這個真理是我們所有求解脫的人所樂要聽聞的——「求解脫者所樂聞故」。這也就是說，只要是修行人，只要是為了斷煩惱得解脫、為了得無上菩提的修行人，都應當樂要聽聞真理、聽聞正法。因為不聽聞正法，我們怎麼求得解脫？不聽聞正法，又如何能夠證得菩提呢？

因此，就好像世間的眾生，聽聞喜訊時，內心自然生起歡喜；同樣的，修行人、佛弟子聽聞正法、聽聞真理時，也就如同聽聞喜訊一般，心也是歡喜的。所以要明白，發菩提心當中，必然要和正法這樣的法印相應。

甲二十一、如河流

譬如河流，自性相應發心亦如是，無生忍道自然而流，不作意故。

其次，這是第二十一個譬喻，又好像河流——「譬如河流」。

現在，與自性相應的發心，如同河流一般——「自性相應發心亦如是」。這裡所說的「自性」，是指發心的本身。

發心的自性或說發心本身，為什麼也是如河流一般呢？因為「無生忍道自然而流，不作意故」。

這裡所謂的「無生忍」，就是指無生法忍。當我們證得初地的時候，就能夠了悟一切法本性不生不滅；有智慧能夠印可這樣的真理，稱為「無生法忍」。所以，無生法忍就是指能夠證得、通達一切法本性是不生也不滅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一切法本來就無所有、不可得，既然本性是無所有、不可得，又何來有生？何來有滅呢？

當菩薩成就無生法忍時，也就是證得初地之時；這個時候，無生忍道便能夠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。也就是說，當我們發菩提心，最後與菩提心的自性相應時，其實也就是與真如法界相應。

因為這一品所討論的，始終都是發心，所以這個地方講的自性，即是指發心的自性。而所謂的「自性」，也就是體性的意思。那麼，發心的體性究竟是什麼呢？若依世俗諦來說，發心

的體性，就相當是我們本身有一個清淨的信心，有一個勝解，有一個樂要。這些都是我們發心最核心的基本內涵。然而，若從發心的真實體性來說，發心的真實體就是真如法界。所以，這裡才說，和真如法界相應的發心，就好像河流一般。

為甚麼以河流來比喻？因為從現象來說，河流之所以形成河流，它是自然而然地流動所以稱之為「河流」。當然，一條河流之所以能夠源源不絕，也和它所處的地勢有關。它的上游必定有水源，或者高山冰雪融化，才能不斷地供給下游河流的水量。因此，就河流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現象而言，它的流水始終是自然而然地流出，既沒有任何作意，也沒有任何分別，只是經年累月、源源不絕地流動，從未間斷。同樣地，當有一天，我們的發心能夠跟它的真實自性相應時，也是如此。此時的發心，就是與無生忍道相應的發心。在這樣的發心之中，就能夠有一個無生法忍這樣的聖道自然地流露出來。它自然流露，既沒有任何作意，也沒有任何分別，卻能夠不斷地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。因此，當我們的發心能夠與它的真實自性相應時，就代表發心的一切行持，已不再依賴任何分別心，也不需要刻意起任何的念頭。本來，我們發心時，還需要發起這樣的心念：「我要成就佛道，我要利益眾生。」然而，當發心真正與自性相應之後，便不再需要任何刻意的念頭，也不需要任何的作意分別，自然而然便能行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菩薩行。這就如同無生忍道，自然而然地顯現一樣。當菩薩證入初地時，無生法忍現前，不需要再加以分別，也不需要刻意作意，便能恆常令心安住於離相、離分別的狀態當中，安住於聖道當中。

甲二十二、如大雲

譬如大雲能成世界，方便相應發心亦如是，示現八相成道，化眾生故。

其次，最後一個譬喻，就是如同大雲能夠成就世界——「譬如大雲能成世界」。好像大雲能成世界，這什麼意思呢？這句話應當從兩個方面來理解。第一種解釋，是說大雲降下雨水，滋潤整個大地，使世間萬物得以生長，因此說「大雲能成世界」。第二種解釋，則是從世界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四劫的道理來說，特別是指世界在最初「成劫」的時候，形成的過程。

在佛法中說，本來這個虛空中都沒有任何的事物。這個時候，首先出現的就是一片廣大的雲聚。這一片大雲，你可以想像是宇宙之中無數微細的物質匯集在一起。雖然我們看宇宙，好像空無一物；然而，實際上宇宙之中遍布著無數的物質，例如隕石以及各種細微的物質。當因緣成熟時，這些物質便逐漸匯聚於一處。若以現代物理的觀點來說，就如同引力使種種物質不斷向同一處聚集；這種聚集的狀態，就可以譬喻為大雲。那佛法說，當這個大雲形成之後，接著便降注種種雨水。這裡所說的雨水，實際上就相當是液態的物質。隨後，又有風力吹動這些液態的物質。在風力不斷運轉、推動之下，種種物質便逐漸聚集，愈積愈多。原本屬於

液態的物質，也漸漸凝聚、堅固，最後形成一個類似大地的狀態。因此，便形成了我們現在世界的一個最基礎的大地。所以說，由最初的大雲開始，經過種種因緣的演變，慢慢地能夠形成整個世界。

現在，與方便善巧相應的發心，如同大雲能夠成就世界一樣——「方便相應發心亦如是」。也就是說，菩薩在發菩提心之後，就要廣修一切包括自利、利他無量無邊的方便善巧。菩薩就是透過這樣的方便善巧，最終示現降兜率、托胎、出生、出家、降魔、成道、轉法輪、入涅槃這八相成道的歷程，以度化眾生——「示現八相成道，化眾生故」。

這地方我們要了解，不是只有成佛的時候才能示現八相成道。在佛法當中說，入聖位的菩薩就已經有能力來示現八相成道或現佛身。正如佛法所說：「應以何身得度，即現何身。」所以，也有菩薩現佛身、現八相成道來利益眾生；或者是說，成佛之後，再以化身來凡夫世界示現八相成道，度化眾生。

所以說，菩薩發心之後要修方便善巧，而菩薩修方便善巧時也始終保有菩提心，兩者彼此相應；並且最終能示現八相成道，來利益眾生。這就好比宇宙之中，種種微細的物質逐漸匯聚，形成一大片如雲般的聚集體，最後一步一步形成整個世界。菩薩也是如此，從最初的發心，然後不斷修學，最終能夠示現八相成道。因為這個大雲，就是由宇宙當中微小的物質慢慢地累積在一起，而形成一整片的物質，就稱為「大雲」。大雲，最終再成為一個器世間，好比形成一顆星球、一個世界。也就是說，本來只是無數微細的物質，但在引力作用下逐漸匯聚在一起，最終就形成一個星球、一個世界；句中所謂「大雲能成世界」，大致就是這樣的情形。同樣地，菩薩也是從最初的發心，經由方便善巧的修學，最終便能示現八相成道、示現佛身，廣度一切眾生。

這個就是第二十二個譬喻。

B4、讚嘆發心之功德分二：C1、讚嘆，C2、結勸

C1、讚嘆分六：D1、順承續論，D2、以菩薩四樂釋不發心之過失，D3、順承續論，D4、以二種遠離釋應讚歎發心者，D5、順承續論，D6、以愛他過於自愛讚歎菩薩發心得不作護

D1、順承續論

如此等及二十二譬，譬彼發心，如《聖者無盡慧經》廣說應知。

已說發心譬喻，次說不發心過失。

如以上所說，就是菩薩發心的道理以及透過二十二種譬喻來顯示發心的道理。那麼這些道理並不是憑空建立，而是有所本，有其經典根源的。有一部經叫做《聖者無盡慧經》，在這一部經當中，就對菩薩發心以及這二十二種譬喻作了十分詳細的說明。不過，這一部經似乎

漢傳並沒有翻譯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 36 講）